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猛光侍縛迦 金光醫羅鉢 那刺陀得果
妙髮鉢持油

爾時猛光王默自思念我今娶此不睡之病
日覺有增欲設何方今得瘳愈應可召集國
內醫人療我此病作是念已所有醫人皆悉
召集王即報言我有此病不能眠睡可共療
治諸醫白王此病非常我等諸人無能療者

然王舍城頻毗婆羅王有子名侍縛迦爲大
醫王衆所知識具大智慧能療斯疾時猛光
王遣使齋書往頻毗婆羅王所書曰白影勝
王可令侍縛迦大醫暫來相見欲有所療幸
不見違若不來者當須多貯草穀兵衆相迎
時頻毗婆羅王得書讀已生大憂愁掌頰而
住作如是念若送我子後恐更來須即隨言
我境便是附庸之國若不與者彼國兵強倍
相撓擾時侍縛迦見王憂色跪而白王何故
憂惱王曰由汝多能解此技術令我煩憂知

更何道又白王曰請說其事是時父王具陳書意時侍縛迦聞已白王願賜教命奉旨當行王報言子彼猛光王性極暴惡不論善否但起瞋心即皆殺害恐行無道枉戮汝身侍縛迦曰若不能自護己身何名醫也惟願大士勿生憂苦我赴彼期王曰隨汝意行善須防護勿令我及國人中宮大小共生憂念重白王曰願勿懷愁必無斯理我觀病勢方便消息令彼不瞋王便默然時侍縛迦問來使曰彼猛光王今患何病何所宜食何不宜耶

是時使者具陳病狀大醫聞已以酥合膏色如酒色味如酒味香如酒香既合成已選擇良辰陳設嘉瑞別其親屬與使同行往溫逆尼國路次曲女城於彼城中有一醫童聞大醫王欲向溫逆尼國持一訶梨勒果奉上醫王既得言交共申莫逆問童子曰彼猛光王患如是病汝等何故不爲醫療童子答曰彼王所患不得眠睡宜與酥治王性憎酥唯愛於酒又性暴惡若有人於王前說酥即斬其首爲是醫人口^二性惡悉皆逃散無敢治者

是時醫王報童子曰法弟當知我爲彼王以
酥合膏與酒無別汝可與我同共往彼若我
現相方便指授汝可斟量而與其藥汝可住
看我當出去王病差後我當賞汝亦令彼王
多賜汝物童子言好遂共進發漸至王城時
猛光王聞醫王至便作是念彼侍縛迦者既
是王子復是醫王應爲盛禮迎入城闕時王
即令嚴飾城郭修理街衢陳設儀仗王及太子
子群僚人庶皆悉出迎是時醫王便與無量
百千人衆前後圍遶共入城中時猛光王待

彼醫王歇息之後歡顏慶慰問醫王曰我有
警覺病不得睡眠今時極重宜爲療治醫王
答言我當爲我然須藥物多在諸國及餘城
處唯我能識餘人不知或餘人知我不能識
或有俱識或有近者或有遠者唯願大王與
我賢善母象隨意取騎時王答言善哉隨意
王命調象人曰若大醫王須賢善象任取乘
騎汝等不應輒爲遮止告諸大臣并守門者
曰醫王或可旦出中還中出夜至乘賢善象
須有出入隨意莫障諸臣及守門者奉王教

已不敢留礙是時醫王取象乘騎或於白日或於夜半來往不恒人無怪者時猛光王報醫王曰何不醫療答言王且洗浴既洗浴已令王覲食時王既食了已侍縛迎白王我今將得摩伽陀國上妙美酒王今可飲時猛光王生大歡喜云可將來是時醫王令伴童子現相指授取爾許來王既得藥尋取服之既服藥已王便睡著是時醫王知王睡已遂象象走至其夜半王遂睡覺即便噫氣遂聞酥臭王乃大瞋令諸左右急可捉取侍縛迎來

當斬其首是時諸人即皆往捉既知是已便白王言今見不見走將遠矣王便大怒便喚飛鳥乘葦山大象速赴毘舍人繫頸將來當斬其首如若見時彼解幻術與汝藥物皆不得受是時飛鳥旣奉王命乘第一象急往追趕尋其象跡至菴摩羅林飛鳥趨及喚言大醫王喚速來答曰汝何須急來食菴摩羅果飛鳥答曰我奉王命彼解幻術所與之物不得受取報曰汝不須怖今旣飢渴我取一顆菴摩羅果各共食半飛鳥即念共食一顆豈有

術乎醫王取一菴摩羅先食半顆餘殘半者
於指甲中先藏毒藥剗其半顆令藥入中持
與飛鳥飛鳥受果即食時飛鳥先患癩病既
食果已藥病相當即上變下鴟不能自持醫
王入村告村人曰此是猛光王第一大象及
賢善母象及飛鳥使者汝等好看勿令損失
若有參差必獲重罪屬此語已尋路而去諸
人奉命看養飛鳥令得病差彼醫童子治猛
光王既得病差是時飛鳥却赴王所王見問
曰醫人何在飛鳥答曰王得醫人欲何所作

王曰我捉得時當斬其首答曰王今病差臣
癩復除應合賞賜何因斬首王聞此言善哉
善哉隨意重賞報彼大恩飛鳥即作勅書報
醫王曰仁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逃走信至
可來受王賞賜侍縛迦還書報曰我藉皇恩
珍財靡顧王若於我生歡喜者諸所賜物並
迴與彼侍醫童子是時大王多以財貨賞賜
醫童王又遣使人將大器一領價直百千兩
金送與醫王侍縛迦得衣便作是念此合王
著何人堪受復作是念世尊乃是無上大師

是我之父宜將奉獻即詣佛所奉上其斂世尊見施告阿難陀曰應將此斂作支伐羅時阿難陀即便割截作佛三衣有餘白佛佛言汝及羅怙羅隨意著用時尊者阿難陀作上下衣復與羅怙羅作僧脚崎服

卷一
五

復次應知醫羅鉢龍因緣之事昔於覩史多天宮殿之上有耆佛語問答之詞頌曰
何處王爲上 於染而染著 無染而有染
何者是愚夫 何處愚者憂 何處智者喜
誰知舍別離 說名爲安樂

若佛世尊不出於世此之頌義無人能受亦無解者若佛出現有能受持及能解義時北方多聞藥叉天王有緣須至覩史天宮見斯問頌心生希有便記其文不能解義持至本官書在版上爾時得叉尸羅國有舊住龍王名醫羅鉢長夜希望何時得見世尊出世時彼龍王有一親友藥叉名曰金光因至北方多聞天所於彼版上見此書頌因即憶持不能解義時此藥叉持往得叉尸羅國與醫羅鉢龍王而告彼曰親友此是佛說深義無人

能解汝可記此法頌并持金篋滿中盛金遍遊諸國聚落城邑唱如是言若有能解此頌義者我與金篋而爲供養若處無人能解了者即可告言此處無人不名國邑作是唱已復往餘處龍王聞已敬受經頌即自化身爲摩納婆形并持金篋遍遊諸國城邑聚落漸次行至婆羅痖斯國於其城內四衢道中唱如是語現在城中諸人衆等及以外來四遠商客當聽我語即說其頌此之間頌是我持來苦能解者即與金篋而爲供養乃有無量

百千人衆悉皆雲集其中有聰明博識情起貢高亦有聞已心生希慕驚怪非常然無有能爲解釋者龍王唱言婆羅痖斯既無智人此非城邑時諸婆羅門居士等咸報摩納婆曰勿爲斯唱此非城邑我此城中有上智人住阿蘭若且待彼來當解斯義問曰彼名字何答曰名那刺陀若如是者我今且待時那刺陀於靜林中得信來至時彼化龍當前而住白言大仙我今將此問頌詞句來至於此若人解者我與金篋而爲供養時那刺陀聞

已記憶告摩納婆曰當爲汝釋問曰何時答曰十二年後白言大仙時太長久復言六年答言太久三年一年六月三月一月半月乃至七日白言大仙我待七日化龍報曰大仙隨意我且虔誠時那刺陀與五苾芻先爲親友往彼告曰有一摩納婆將此句頌及持金箇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有人能解此句頌者既得親親生希宗有心如無子人忽得於子如貧窮人得大寶藏猶如太子得紹王位如久積當與金箇而爲供養然彼句頌文少義多甚深難解今欲如何苾芻告曰那刺陀應往佛所而爲詣問那刺陀曰仁者佛出世耶答曰

已出問曰住在何處答曰在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聞已心大歡喜即馳往詣薄伽梵所見三十二相炳著其身八十隨好莊嚴赫奕圓光一尋以爲映佩明逾千日形若寶山色相殊妙心神寂怡過十二年修禪定者既得親親生希有心如無子人忽得於子如貧窮人得大寶藏猶如太子得紹王位如久積集善根有情初得見佛時那刺陀深心歡喜亦復如是漸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世尊隨彼意樂隨眼根性差別當機爲說四聖

諦法令彼悟解既聞法要以金剛智杵摧破
二十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見實諦已頂禮
佛足白言世尊我願於佛善法律中而爲出
家成苾芻性堅修梵行佛言汝先許爲摩納
婆解釋頌義應先往彼爲其說已然後出家

白佛言我雖獲得如是智見然於頌義未解
宣陳旣無辯才設往何益佛言汝可往彼作
如是語汝可爲我說其問頌彼若說已應如
是答

第六王爲上 染處即生著 無染而起染
彼若聞頌更作是語
汝今說佛語 我未闡其義 迷情不能了
疾可爲除疑
說此語時汝可對彼以爪截葉若更問言世
尊出世報言已出若言何處答曰在施鹿林

說此是愚夫 愚者於此憂 智人於此喜
愛處能別離 此則名安樂
彼若告言我不能解更爲說頌
若人聞妙語 解已修勝定 若聞不了義
彼人由放逸

中那刺陀受佛教已至摩納婆所作如是語汝可說頌即以頌答具告其事乃至報佛在鹿林中時醫羅鉢便作是念我若於那刺陀前現本龍身彼便輕我若爲婆羅門身往世尊所此婆羅泥斯有大婆羅門解三明書及四明論彼若見我爲摩納婆形共生嫌議諸婆羅門生高貴族何故自卑向喬答摩處復作是念作本龍身往世尊所龍有多怨恐爲障礙我今應可作轉輪王詣世尊所即便化作轉輪聖王七寶導前并九十九俱胝兵旗

扈從千子圍遶如半月形各以種種寶物而作莊嚴復有無量種種外道沙門梵志百千人衆而爲輔翊於王頭上持百支傘蓋威光赫奕猶如日月往世尊所爾時世尊於無量百千大衆之前而爲說法時諸大衆遙見輪王無量百千軍衆圍遶生希有心共相謂曰此之輪王從何處來世所未見豈非梵天王等來供養耶時諸人等或有愛樂心生貪著顧此王身各生異念王至佛所頂禮雙足却坐一面爾時世尊告言汝愚癡人於迦葉波

佛時受佛禁戒不能護持遂便破戒感此下劣長壽龍身今者何故還起詐心誑我徒衆汝今還可復其本形龍王白言世尊我是龍身多諸怨惡恐有衆生共相損害爾時世尊告金剛手曰汝可護此龍王勿令損害時金剛手受世尊語已便爲守護隨後而行是時龍王從座而起別至一處遂復本形身有七頭廣長無量頭枕娑羅疣斯尾在得义尸羅國相法有由先惡業一一頭上各生一翳羅大樹被風搖動膿血皆流露汗形骸臭穢可

卷一 九
惡常有諸蟲蠅蛆之類遍其身上晝夜唼食令他嫌恥不樂觀見是時龍王即以本身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時諸大衆見此龍身恐怖可畏離貪欲人尚生恐怖況未離者見此龍身鱗甲皆悉劈裂瘡潰膿流

種種異色身體凹凸高下不平其形廣大能不驚懼皆白佛言此是何物來世尊前爾時世尊告諸大衆此是前來轉輪王身汝等於彼生死榮華心生愛樂此是本形彼是化作由先惡業報受斯苦彼諸人等聞佛說已各

懷憂惱默然而住龍王白言唯願世尊爲我授記當於何日捨此龍身佛告龍王當來人壽八萬歲時有佛出世號曰慈氏十號具足

爲汝授記當兔龍身是時龍王即於佛前悲

號啼哭諸頭眼中一時出淚成十四河駛流
驚注佛復告言汝且裁止莫大啼哭流淚不
止令國破亡龍曰佛言而我本心不害小命
何況損國作是語已頂禮佛足忽然不現是
時大衆咸皆有疑而白佛言此龍宿世作何
惡業頭上生樹身出膿血廣說如上佛告諸

大衆欲知此龍宿世因緣報得苦身自作自
當無餘代受廣如上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應當一心聽我所說乃往過去於
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曰迦攝
波十號具足在婆羅痆斯施鹿林中依止而
住此龍于時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善闍三藏
具習定門於寂靜處毘羅樹下而作經行以
自策勵于時醫羅樹葉打著其額即便忍受

後於一時蟁心疲倦從定而起策念經行葉
還打額極生痛苦發瞋怒心即以兩手折其
樹葉擲之于地作如是語迦攝波佛無情物
上見何過咎而制學處今受斯苦由彼猛毒
瞋心毀戒命終之後墮此龍中醫蘿大樹生
於頭上膿血流出多有諸蟲蛆唼食臭穢

非常汝諸苾芻於意云何善闍三藏習定苾
芻壞醫羅葉者豈異人乎今此龍是苾芻當
知黑葉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是故汝等
應捨黑襟修純白業乃至說頌如前爾時那

刺陀仙人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而
白佛言世尊先所許者我已作訖欲於如來
善法律中出家修學佛言善來苾芻聽汝出
家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曾剃髮
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

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卽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時諸苾芻見那刺陀既出家已諸同梵行者
不知云何喚其名號以緣白佛佛言此苾芻

姓迦多演那應將此姓即以爲名時諸苾芻即依此喚爾時佛告迦多演那曰然於世間有二依止謂有見無見復由煩惱而作嬰纏於此二見常爲固執煩惱不除恒懷我慢與苦共生隨苦俱滅汝迦多演那由無疑惑自生智慧正見現前如佛所見何以故世間生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極大苦蘊相續而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即是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極大苦蘊悉皆散滅于時迦多演那聞佛說已即於座上觀知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是無明緣

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極大苦蘊相續而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即是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極大苦蘊悉皆散滅于時迦多演那聞佛說已即於座上觀知生死五趣輪迴有爲無常苦空無我心開意

悟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
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搆空刀割香塗愛
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
棄捨釋梵諸天皆悉恭敬因佛與名迦多演
第一
那從是已後名大迦多演那

爾時嘔逝尼國人多疫死喪舉相次屍骸遍
野王及國人悉皆憂惱臣白王曰王令宜可
修諸福業或云供養沙門婆羅門或云可作
咒術藥法王聞議已祈請禳灾悉皆備作冀

除疫癘百姓安寧告守門人曰汝等須知若
有沙門婆羅門等來入城中能除疫者即當
報我爾時如來大師知此國人多遭疫病死
亡無數欲存救愍無上世尊常法如是觀察
世間無不聞見恒起大悲利益一切於救護
中最爲第一最爲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
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度四暴流安
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
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
施開七覺華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

明闕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在中最
爲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
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
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堪受化
作何方便拔濟今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
智安膳那破無明眼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
第十三
後宮嬪女及諸人庶世尊觀知大迦多演那
苾芻能調伏彼即便告曰大迦多演那汝可
觀察呴逝尼城猛光大王及宮內嬪女并諸
人庶令得安樂尊者白佛如世尊教于時尊
者至明日已執持衣鉢入婆羅痩斯次行乞
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或失於期限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如母有一兒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愍念過於彼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思濟其苦難如母牛隨犧
佛作是念誰能調伏呴逝尼國猛光大王并
後宮嬪女及諸人庶世尊觀知大迦多演那
苾芻能調伏彼即便告曰大迦多演那汝可
觀察呴逝尼城猛光大王及宮內嬪女并諸
人庶令得安樂尊者白佛如世尊教于時尊
者至明日已執持衣鉢入婆羅痩斯次行乞
食食已執持衣鉢與五百苾芻往呴逝尼國
路次建擎鞠社國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是

尊者故舊知識家有一女儀容端正美色超絕髮彩光潤無與比者因此立名號爲妙髮有音樂人從南方來見女妙髮頭髮奇好詣婆羅門所告言大婆羅門此女頭髮是我所須可賣與我以一千金錢用酬價直婆羅門答曰婆羅門法不應賣髮何故汝今作非法語彼不遂心默然而去後於異時父便命過母聞聖者大迦多演那與五百人來至此國不遠而住爲夫新死心懷憂感聞尊者來更加思念掌頰而住其女妙髮見母憂愁問其

所以母今何故以手掌頰懷憂而住母曰聖者大迦多演那是汝亡父故舊知識今來至此汝父身故家復貧窮不能辦得一中供養故我懷憂女曰若爾樂人買髮酬直千金錢可取其價以充供養我髮後時更復生長願母勿憂母聞語第十四已知有淨信詣樂人所告言仁者我女頭髮仁先求買酬直千金錢必其須者可還前價答言老母當時我等要須此髮今乃無用若其出賣可取半千價答曰任意即便酬直取髮將去爾時尊者行至其城

於一靜處安心而住婆羅門妻詣尊者所頂禮足已白言聖者行途安不我夫在日與尊者相識。莫慈愍明日午時受我微請尊者曰我衆極多卒何能濟問言聖者衆有幾多答有五百人報曰甚善尊者默然爾時老母知受請已禮足而去即於家中辦諸供養至明清旦敷設牀席瓮貯淨水徑白食辦願聖知時于時尊者於小食時執持衣鉢與五百人至女人舍就座而坐見坐定已老母即便自行與種種上妙飲食食了齋齒木潔漱

訖屏除鉢已取一小席坐聽說法尊者欲爲說法問言爾女妙髮今在何處答曰容儀不整未敢輒來雖阿羅漢不觀不知即便斂念觀彼女心知極淳善告言彼女心善可喚將來即命出房至尊者所以殷重心禮尊者足退坐一面母曰此是妙髮雖知輕觸請與尊者爲女母重白言既相繫屬要有因緣事須卷之三十五諮詢此女今者欲與誰家尊者報曰我出家人不應問其俗事然此女兒必當獲得内外莊嚴瓔珞之具數各五百五大聚落以充封

邑母曰我是貧家誰當見與如是勝富尊者
曰勿作是語此女福德高遠以殷淨心於勝
福田而興供養必當獲此殊勝果報勿懷憂
惱母便默然尊者爲其母女示教利喜說妙
法已從座起去漸漸遊行至溫逆尼國纔入
城中所有災患半皆除殄時守門人往白王
曰王今知不有五百人容儀殊異纔入城內
所有灾患半皆除殄時守門人往白王
報我有五百人容儀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灾
疫半皆除殄諸婆羅門言我於晝夜極大辛
苦作除障事是我威力灾障半銷未久之間
悉當除殄不由外人我今不知是誰功力
等宜當將諸苾芻及婆羅門至象廄中於不
淨地以麤米飯投醋漿水令彼俱食罷去
時兩朋皆問大王今日設食如何諸臣白王
如是應作即於象廄如教設食食了出時門
苦作除障事是我威力灾患半銷未久之間

必當除殄何因令說由彼苾芻諸苾芻呢願
彼王無病長壽已辭王出去王告臣曰門人
報我有五百人容儀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灾
疫半皆除殄諸婆羅門言我於晝夜極大辛
苦作除障事是我威力灾障半銷未久之間
悉當除殄不由外人我今不知是誰功力
等宜當將諸苾芻及婆羅門至象廄中於不
淨地以麤米飯投醋漿水令彼俱食罷去
時兩朋皆問大王今日設食如何諸臣白王
如是應作即於象廄如教設食食了出時門

人先問婆羅門曰仁等今日受王供養其食如何彼便大怒高聲唱曰我等觀此非法貧王但以麤飯惡糜澆醋漿水設婆羅門何福之有門人聞已默爾而住彼去之後苾芻次來問言聖者王所設供其味何似答言賢首施主所惠受者應食足得充軀十六以終日夜時守門者便入見王具陳二說王既聞已復告臣曰卿今更可於象廐中清淨之處設美食已還同前問即於淨處敷好座席敬奉名食欲出之時復如前問婆羅門曰即如刹利灌

頂大王所設精奇獲福無量門人報曰王宮廚饍事難一準因何今日不見嗤嫌彼便默去次苾芻來問如前答門人入見以事白王王復出教如於象廐馬廐亦然淨穢精麤問答相似王聞語已作如是念諸苾芻衆是真福田非婆羅門也便起深信即行詣彼大迦多演那處禮足而坐爾時尊者爲王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復禮足白言尊者幸願慈悲及諸聖衆明就我宮爲受蔬食尊者默許王見受已禮辭而去即於其夜辦上妙食

晨朝起已敷設座席安淨水器遂令人往
白尊者食已備辦願聖知時是時尊者日初
分時執持衣鉢將諸苾芻詣設食處就座而
坐王令倡妓奏諸音樂歌舞齊發尊者僧衆
整容端坐收攝諸根鼓樂聲了王問尊者曰
十七
管樂如何堪聽察不尊者答言大王其見聞
者方知善惡王曰諸根內闇容可不知對境
馳心何不聞見尊者欲令體悉其事作善方
便而告王曰王今頗有合死人不王曰欲須
何用答曰王可以鉢平滿盛油置彼手內令

人執刀隨後驚怖不應損害報言若油一滴
墮于地者當斬汝首任其遊履并復於前多
置妓女奏諸音樂還來至此問持油人美女
容儀音樂好不然後於我方生實信王聞告
已皆如所言次第而作彼人來至問曰美女
容儀音樂好不答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好
惡王曰汝有眼耳何不見聞答言大王若我
油鉢一滴墮者彼執刀人當斬我首橫屍在
地我於爾時恐鉢傾側怖頭落地一心持捧
辛苦迴來何暇能知美女容儀歌舞善惡王

遂無言默爾而住尊者問曰大王見不王言已見大王此人但爲一生之命懼遭大苦殷重正念不爲縱逸善護自身況我必芻於諸歌舞並皆捨棄此是多生苦痛因故寧容輒更欲見聞耶王觀油鉢審察其情於尊者邊倍生敬重是時太子諸王內宮婢女及衆士庶皆來隨喜以種種上食供養苾芻時衆食了齧齒木澡漱已屏除鉢器於尊者前王居卑座問尊者曰餘處頗有以妙飲食供五百聖衆與我等不尊者曰王是國主控御百城

隨念皆來無所乏少以上飲食供五百僧豈成希有我昨來時於一聚落家有少女恨已貧窮遂自剪髮賣得五百金錢於我徒衆設名餐斯成希有王聞是語作如是念彼女之髮價直五百諸天嫁女難以爲比當復審察彼是何人我當取之尊者德高理難致問遂命使者曰汝今可行隨尊者來處於何村邑有女賣髮得五百金錢奉爲尊者大迦多演那設食供養是誰之女我要須見使知王心即行尋問展轉遂至建擎鞞社城既至城

中周遍詢訪知其處所適本求心暫憇息已
詣婆羅門舍於其門立見母出來問安隱不
毋便問曰仁今至此欲何所求答曰欲求妙
髮以爲婚事問言爲誰答曰爲猛光王以无
國后母曰甚善然娉財不少恐事不成使者
曰其物幾何毋曰內莊嚴具數滿五百外諸
瓔珞其數亦然五大聚落以充封邑得此物
者我當與文使者聞已馳還報王白言大王
我求得女王曰爾共何言答曰我報其母王
而充后王曰彼索娉財使便具說王聞報已

語言隨其所索多少皆與使銜王命還向女
家共相許可卜選吉日廣備禮儀前後行軍
盛嚴旗鼓從建擎城將至溫逝尼國既入城
已即於是日所有疫癘並悉銷除國界休寧
人民安樂因此嘉瑞遂共號曰安樂夫人

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